



春秋左傳

五

傳公

六〇

服部文庫
117
206
/



春秋左傳卷五

五年



僖公

名申、莊公之弟、閔公之父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夏六月

邢遷于夷儀

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秋七月戊辰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

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左傳卷五

不支而

一宿為舍再宿為信
過信為次

師

荆始歸楚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

師敗莒師于鄆魯地獲莒挈弟者非卿則不應書

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十有二月丁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齊侯既殺哀姜以

其尸歸絕之於魯信公請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

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諸侯

救邢實大夫而曰諸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

不告救之師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

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秋楚人伐鄭鄭

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榿也九月公敗

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

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誅齊齊送冬莒人

來求賂求還慶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

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

獲而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

書之汶水出泰山萊蕪

諸侯

太戴禮在家從父
通人從夫夫死從
子

縣西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

家所宜討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夏五月

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

師滅下陽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

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冬十月不雨傳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

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荀息請以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

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各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儒而不能強諫奇虞忠臣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

說其心冀國各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

故

今

三

賂一作賄

陝當作陝

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以侵

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虞

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喜於厚賂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猶

主兵不經先書虞賂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秋盟于

賁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各闕齊桓

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號公敗戎

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

此滅已為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而益其疾

也驕則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

下五年晉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

滅號張本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後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

曰不日旱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

用大六月雨示旱不秋齊侯宋公江人

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臨楚人伐鄭

左傳卷五

未之絕注疏本
作未絕之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日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二年楚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

子友如齊蒞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

也盟謙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勤恤鄭難孔叔鄭大夫棄德不祥祥善齊侯與蔡姬乘舟于

圍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次于

陘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夏許

男新臣卒未同盟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

舍以禮楚故盟召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秋及

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

宣七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葬許穆公冬十有

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公孫茲叔牙

不相及喻不相干
相語曰尔言此事
不相及喻不相干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來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

軌疏本作國秋文
曰軌音軌本或作軌
正義曰軌一匣也

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茅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

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對曰

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左傳

中而不言
船也
又曰
案未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之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

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

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

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營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

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

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揭方言曰孫作之百履麻作百履粗者曰履細者曰屨

扉屨其可也扉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執轅

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

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一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勤

於是有所以袞斂袞衣三公服也謂加二等冬叔孫戴伯帥師

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筮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旗專之渝攘公之旗

蘇北辭渝變也穰除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

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末食大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與

天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

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

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死則君

必不樂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溢于新城

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子居蒲

時在朝為明年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杞伯

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

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擊於母而曰朝其子娶於牟卿

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左傳

子之得右云云行朝之義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

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諸侯自盟故不稱天子

復稱諸侯者天子不盟故也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楚人滅弦弦子奔

黃茲國在弋陽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冬晉人

執虞公虞公會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

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

極南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朔也觀臺

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日冬至歷數之所始

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

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

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備故也素察妖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

來告釋經必須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不慎寘薪焉不謹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謹讓士

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正義曰慎謹所為多
寘薪於中者若人行
存木林注寘薪于土
推而築之不堅也
字寘在殷口讎也又以
此不寘水而取魚也

寘薪 正音云若今梅本字彙
梅多甘仔鄰也又以此本種水取
魚也 蓋不為字為藥但寘薪乃若離屬耳

○梅字彙在殿切雜也又以此本種
水而取魚也

校疏本作按

陳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懷德以安若其則宗子之固若城

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言城不如三年將尋師

焉焉用慎

事用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

士為自作詩也危葺亂貌公與二公子為

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誦為公所讓堅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也袪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

實其事陳轅宣仲怨鄭

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宣仲轅濤塗

故勸之城其賜邑

有極所賜也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了請乃為

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諧諸鄭伯曰美

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秋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

左傳卷五

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

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

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也翫謂日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類輔也公曰

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

謂一本作為按註為當作謂疑錯誤

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號仲號叔王

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

字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

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

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

而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狂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行去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各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上陽號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取虢之旂黃黃天策焯焯火中

林注新軍之旂旂旂
稀故取其旂

陝子

成軍號公其奔鶉鶉火星也黃黃鳥星之體也天

皆童謠言也童謠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

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

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

益於世敬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

月也交晦丙子曰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過旦而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號號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晉獻

命虞所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

告圍者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欽不救許故冬公至自伐鄭

傳無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

不能守言不如此重耳之賢

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

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

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

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

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

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綰士輿觀縛手於後

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楚子問諸逢伯逢伯

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被除凶之禮焚其觀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左傳 卷五 十一

殺申侯。蓋鄭言以申侯北首轅不使有誤軍是為申侯臣我受有代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鄭穆公始得王命而

來朝也邾之別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

以殺罪之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

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甯母亭音如甯曹伯班卒無傳

五年同盟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

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

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三帥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濤塗潞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有寵於楚文王文

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後之人

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

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

左傳標曰可改於諺云毛病在身改不棄然轅濤塗之諺

正義曰：霸王總攝諸侯，尊崇天子，其國之大小，皆令所出之物，傳云：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體有全美，齊之能以禮服侯。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

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

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

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

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

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

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

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

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

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

子華以鄭伯為會遠也，是奸也。

惠王崩 襄王

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

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

年盟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鄭

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

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

田公

有二月丁未天主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冬十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晉里克帥師梁由

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

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取走里克

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號射曰期年狄

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曰

明期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左傳 卷五

禘自國公教之二年除國喪為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未歷三禘三年一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奈因禘教人嫌異常禮故史之若其不致夫人此禘得常不致也法定注疏本作定位為是

明期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之言驗

左傳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寢同小 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干葵丘

林注衣裳會九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嵬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

王在喪稱子一入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成所稱之

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

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夏會

十五歲許嫁之
一十五下殯下葬中一十五
之長一之

桓

幼末注疏本作幼推
可從 繼疑繫

下注疏本作夏非

幼末或幼末

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鄭云謂
為三公者周禮九年為
伯

正義曰諸自稱余者當
稱名之處耳齊後既
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
之余身和詰文皆人
曰子謙之身也孫炎言
歸還之身也郭璞曰予
人亦自呼為身

卷五

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夏王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祭

肉尊之也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使孔賜伯舅

胙天子謂異姓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一

也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各余身也恐隕越

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既會過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

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

復不能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戒獻

晉侯乃還不復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克平鄭欲

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子申生重耳夷吾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加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正義曰

正義曰年既幼擇其
藐於諸子之孤各謂
子皆長而奚齊幼是
小大相去懸殊與
林注言奚齊幼與與
孤懸殊也

在存
開也

正義曰

卷五

卷五

○送禮子死、蓋奚齊幼擇故
有死者送之、生者、先姑事之
而後成、長而濟子、此兩事、於
理可謂無疑、恨若其際、有
言、不特濟分死而已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

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

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張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齊

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高粱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祖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入而能民土

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

言不患不有國

林法

言法

惠公陽朔齊大夫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

勸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間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

備不賊鮮不為則備過差也賊傷害也皆思說無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

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思克既備而難

哉言能自秦定難公曰思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

善曰心思前人則人亦思已志自後人則人亦陵已若使人自思則人自陵之是通足以自害不能勝人秦伯當其思克慮其遠未定已故以不能勝人為是吾利也

公子曰夷為行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衛

國之狄滅而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

君於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晉殺其大夫里

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各

以罪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左傳卷五

精... 打... 合... 加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

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夏四月周公忌父王

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晉侯殺

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弒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

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言欲加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

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晉侯

改葬共太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

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而告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將以晉界秦秦

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

祀無乃殄乎歆饗也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於韓也韓

晉地獨赦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矣

五日思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

之祀為無主祭也
疑謂以晉誤
註七字今補脫

言鬼神所為在秦伯也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萬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

聘問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卻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伯

七命副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欻纍虎特宮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大夫平豹奔秦平豹平子言

於秦伯曰晉侯皆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

必出大主秦也公曰失歟焉能殺謂殺里違禍誰

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

書春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

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無傳過冬楚人

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天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

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主為瑞信受玉悔過歸告王曰晉侯其

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子身表

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泉

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臯

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昭公也召

我欲因秦晉伐我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

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

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

都郭郭也為明年春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

職曰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對楚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和平

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

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

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

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

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也詩曰穆穆君子神所

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愷易也言樂易尹子為神所勞矣

亦舉其無驗蓋且記君子曰有元驗是亦可為我世蓋一所有善美其一善可也

經十有二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無傳齊無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于帶奔齊言欲復之聘事畢不與王言不謂子帶事歸復命曰

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

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冬首荐饑麥禾皆不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左傳卷五

二十

考何云慶鄭云... 秦伯... 晉公... 亦不克救... 遂止於秦

焉無眾必敗不義故謂百里與諸平百里秦大夫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

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後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報怨自雍及絳相繼秦

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夏六月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

秋八月辛卯沙

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狄侵

鄭無傳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

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鄆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

日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崩冬秦饑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
師執郭傅美其
器用具城池固
澶淵會宋以火大
夫會而期歸財不
果

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射惠公也皮

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慶鄭曰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說其理如是號射曰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慶

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

相朝禮也例在文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遂次于匡匡衛地

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

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夏五月日有食之

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八月螽無

為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郕此書者以明

絕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

大夫既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蒙林蒙林徐地

東南有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復諫違下故賤

絕下從眾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也不書敗績晉師

不大

崩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

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

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神生姊秦穆夫

且日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

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

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

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

涉河侯車敗秦晉陽河後有事也

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上巽下艮曰千乘

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

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

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巽外卦為艮巽為風艮為山

元維案初本非掌卜官之人恐非也

疏曰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

不能通三易之占則知筮者本非所掌

也乃解杜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

占耳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

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

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人在九年穆姬神生姊秦穆夫

且日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

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

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

饑晉閉之糴在十三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

三易之占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涉河侯車敗

詰之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上巽下艮曰千乘

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

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

象未聞雜不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丙卦為巽外卦為

五專

千乘之語度三度敗去林

秦之掌龜卜諸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對曰乃大吉

晉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實落材亡

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上右

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步揚御戎家僕

徒為右步揚卻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脉僨輿外疆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

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

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

萬之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饑食其粟秦一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狃快也言辟遂使請戰曰

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

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怵

左傳 卷五

注拔草全口止疏四字句
傳之者拔路注音義之
外之○シノニ字アリテモリ

○晉語、鄭謂韓簡曰自釋來
救君、

乃至敗壞

奔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也列位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

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王戌戰于韓原，九月

十三日，晉戎馬還濟而止。濟，泥也。還，便旋也。不調故陷泥中。公號

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也。復，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駘秦伯將止之。

駘，迎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止，獲也。經書：十月，王戌，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

十四日，經從起。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

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晉，大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

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

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

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

自罪，故登臺而履之，以蘇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

得使以脫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

將以恥，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

左傳 卷五

抗或改作杜可也

注孤突不山抹云... 此十年五日改系共大子申生

之邑遇天子言... 秋孤突下國申生所攻

大詰許我四有罪矣... 故言遇有罪

蓋五... 侯之婦

蓋五... 侯之婦

令不得秦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大夫其何有焉何有

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重怒難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也任當公子繫曰不如殺之

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子桑曰歸之而質

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也祇適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

為恃人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取呂飴甥且召之卻乞晉大夫也取

蓋姓取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取呂甥也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上貳圍也貳代也圍惠也眾皆哭

哀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

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奸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

杜謂曰入公者乃改易其所事之也

使諸侯

子由云坎疏應也舊曰誤
右晉爻田之注中
古傳各引之三十三年
多十五年傳

○下卦上六有求六三而无应也上取六
三有求上六而无应也○山音其母
火無求也然火盛也却宮果木也
曰亦三至才五有坎象坎水也秦位也
是坎之秦也然火音熾之女嫁秦而
却如火盛而宮果却敗其里也

兵五黨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初晉獻公筮嫁伯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震之睽三三兌下離上

六變而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到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

也到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

故下卦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

為長男故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

責讓之言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

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乖離之象故曰無

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氣相通而為雷為火為嬴

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也

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輶車下

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火動熾而害也故車

脫輶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

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歸妹睽孤寇張之孤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朱位姪其

從古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六

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子圍婦懷嬴明年其

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

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

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白王相以成

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及惠公狂秦曰

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

也茲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茲茲而後有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

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杵背憎

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杵背

諫惠公有以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

慝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

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恃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

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

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子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
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

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也

春秋左傳卷五

左傳 卷五

三十三卷

注傳言疏本作重言

隕星上疏本作重言
信上字於疏有重
字為是

左傳卷六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傳言

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鵠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

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鵠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

今茲魯多大喪

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不終

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上知之

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

不敢逆之故

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

狐廚受鐸

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

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冬十一

月乙卯鄭殺子華

仲文十二月會于淮謀

鄆且東略也

鄆為淮夷所病故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夏滅項

項國今

滅項不言師諱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左傳

卷六

二

下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各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夔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夔林在十五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

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

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

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雙子不必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不聘曰妾及子圉西

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有

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

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

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

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

元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

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

雍雍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各

雍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各

左傳卷六

三

鄭姬

周禮亨人注牛手豕
謂以五味盛之豆謂
之庶羞也

衛姬所生
按桓公子二人不計孝
公故曰五公子

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

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而立公子無虧孝

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夏師救齊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

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

日敗績狄救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於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

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冬邢人狄

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

長衛
姬武孟

十一月而葬亂於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

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冬邢人狄

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

左傳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

師于訾婁陳師訾婁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

所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

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

以各級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夏六月宋公曹

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

而曰曹南所以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

及秋而見圍鄫子會盟于邾侯既罷鄫乃會之

於邾故不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

言如會殺社罪及民告也鄫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未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

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

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秋宋人圍曹衛人

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秋宋人圍曹

伐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

于齊地於齊齊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

皆社祠之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

殺人而用祭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小事不用大牲而況

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若祭馬先不用馬

公教曰用之即其鼻以血社也血殺作師

襄公圖霸故使邾教鄫子為牲以懼東夷而使服屬於已也社以名社之社教人用祭非也昭十年季平用人於亳社十年楚子用隱冬于固山豈皆用人之社乎且使次睢之社舊用人祭襄公未必用鄫子以懼東夷也蓋當時自有用人於社之事暴虐之主有時而行之耳

齊桓公之有夫人慶父之亂
二君弑死國無嗣桓公從高
子存之秋人攻邢桓公禁
侯以封之秋人攻衛衛公
廬于曹桓公城楚丘封
之
薄德杜以為桓公於魯
則欲因亂取於刑衛則
緩救皆出於不得已故
曰薄德直清謂薄德
不必以三國事說但言
桓不務德而以詐力取
耳

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嚮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齊衛邢義士猶
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三月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又用諸
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
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莒圃之役邢不速退所於是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宋人圍曹討

因壘而降杜以為備不改
前而崇自服是文王不改
旧壘而崇降也恐不然因
壘而降杜言以城降也
人因旧壘居然而降非
失據而窮迫而後服也

御如字治也詩言五嫁
迎也

自取之也梁自取滅之
禍故以自亡為文不後出
取梁者主名也

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慮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左傳 卷六 無民之居知其地

五穀 黍稷菽麥稻 孟注 又楚辭注 月令素問各異

公宮溝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櫻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各高門也言新以易舊夏郟子來朝無傳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鄭人

入滑入例在襄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

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

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帥入

滑公子士鄭文公子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

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闞穀

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

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

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入則可屈已之欲以人從欲鮮

濟為明年鹿盟之後諸侯執宋公伐宋如文仲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

左傳卷六

時也據

穆公年曰目意諫以兵車之會不可終以乘車之會楚人果伏兵車執之

宋諸侯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也

左傳卷六

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夏大旱雪不獲雨

故書旱自夏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執宋公以伐宋不

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冬公伐邾無傳

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為邾

滅須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捷也不言宋

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

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

故書公非以字以何也林庄居法度不于楚之子執于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謂軍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也

者或以為尫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

哀其病恐雨人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稽勸分

稽儉也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不傷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

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

尫注同

左傳卷六

不出

林注濟水四國
封近濟云

按昭十三年傳又曰子服
惠伯曰君信孟姜之許亦
謂邾也

別宋板作列

十二年，春，伐邾，須句，顛，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

之祀。任，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

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

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

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

崇皞濟而修祀，紿禍也。紿，解也。為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

奔下八字疏本
以未挂，林本

下八字
比日在

為魯私屬，若顯，史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夏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

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曹于魚門。故冬十有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

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

禮。二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狂

此矣。怒鄭至楚，故伐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

平王嗣立，故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有

東遷洛邑。周

周大夫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後過晉而知晉有之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必其年信

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

之卑稱也太子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

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於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邾

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也甲小邾

又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又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

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杜氏云事可曰救也... 言無相戰... 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救... 救字誤當作救言天之所弃不可救也

直清曰不重傷謂敵已被傷者不忍再傷之

猶有懼焉言雖不足取劫敵於使敵懼可以奪其氣也杜氏云於恐不備也

林注胡者元老也雖及元老之尊

服謂服從之不與抗也

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言無相戰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救楚勿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一毛一毛頭白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

宋商紂不鼓不成列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

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明耻教戰求殺敵也明設

以耻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不果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人則本可不須關

不鼓不成列疏在右

葛注其法
然注其面
之不可不也

後說文倭互不齊也記
母倭言亦謂參雜也此
謂敵未成列也
未
字軍倭鬼林咸
切倭互不存也
又倭豈敵未整
也

戎事不遇女器言戎
事尚嚴不也婦人所御
器

左傳卷六

以利用也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利而用

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儻內子晨

鄭文夫人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

羊氏楚女姜氏齊鄭文公夫人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樂師也

係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

弟不踰閫限門戎事不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

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九獻用上公之禮九

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加邊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一姬文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

不可謂禮將何以沒是以諸侯知其不遂霸也楚

子所以師敗城終為商臣所弑禮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盟秋楚人伐陳冬

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各未同盟也杞入

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夏五

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夏五

左傳卷六

子若國何言子玉雖有功
其人不能令尹今讓功則
善矣如其不利於國何

與音預
連下有
幾

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于魚之言秋楚成得

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遂取焦夷城

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子

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大夫遂

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貴仕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

晉惠公卒經在明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期

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偃子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形體

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簡策屈膝而君今臣之子名

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

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偃稱疾不出曰

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

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十一月杞成公卒

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

左傳卷六

故傳言書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

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

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

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

重詳其義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致衆有人而校罪莫

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晉臣也時狐毛

國經舉狐偃趙衰賈宅三賈宅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食邑於賈字季

美生孫也

五人賢而時有大功狄人伐唐咎如唐咎如赤狄之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

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

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乞食於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

之祥故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為天賜

國語曰過衛衛文公不禮之文在公子去魯之後

官之白采字食

疏作

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而謂公子曰子

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

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其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倍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遂若

以為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有注天子謂重耳太子絕句按陸貞傳古凱帝絕

欲觀句裸浴句

與非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

異於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意外之交故用盤公

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

人弗及也啓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晉公子姓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入而

從之二也國語狐偃趙衰賈晉鄭同儕儕等其過

國語曰狐氏出自唐叔注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叔至晉同祖別在大戎者狐偃伯行大之子也實生重耳注曰伯行狐實子也

楚成以周禮事之九叔慶實
陵百注曰上公出入所享

羽旄牙孔雀之屬
旄旄牛尾也

華犀兕皮也

隱五年仍曰出治兵入曰振旅

國注注曰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止可作王

鞭弭爾雅云已有綠者謂言無綠者謂之弭李巡曰馬頭曰弓不以骨飾而頭曰弭曰白綠謂綠束而漆之

楚王之禮畧似叔詹諫辭

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鞬以與君周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方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公子懼降服而囚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賦六月

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

趙衰曰重耳拜

宗於海

宗於海

宗於海

疏盛水也盥洗手

沃澆水也盥洗手也沃盥澆水至於竟盥也公子盥已以盥手揮之使水濁汚懷嬴盥之衣故怒

秦伯賦采叔公子賦秦苗秦伯賦也公子賦河水秦伯賦也

國注注曰河當作河字相似誤也其注曰河彼流水朝宗於海

子弟固將禮焉

楚子饗

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

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

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

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

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

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方

三傳

卷六

十一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托稱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

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

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絻從君巡

羈馬絡頭也絻是係之別名疆同

有如何水沈壁以質也信質

於天下羈馬羈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投其壁

于河質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桑泉在河

解縣東南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秦

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戊申使

殺懷公于高粱懷公奔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在平陽楊縣西南

左傳

卷六

十一

國語曰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

○狐偃妹狐姬生重耳是子犯也留力也子犯也孰偃也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托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

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

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縶從君巡

於天下羈馬羈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投其壁

于河質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襄桑泉在河

解縣東南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秦

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戊申使

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不書亦不告也

左傳

△襄王出居

國語曰子犯授公子載辟載授還也直謂曰子犯欲辭公子故以壁表信

羈馬絡頭也細是係之別名羈同

有如河水沈璧以質也信質

國語曰丁未入於條即位於武宮

懷公
重耳
曲沃
高梁
平陽
楊縣
西南

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呂卻畏偪言其殺

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却畏偪

故畏為文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惠公舊臣

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

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

也夫祛猶在祛所斬文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

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其無蒲狄乎言蒲狄人當時
為二君之害故使余伐之今國
新集豈無謀不利於國如
當時之蒲狄者乎蓋指呂
卻之徒也

直清曰知之言知其所以入
之由也惠忌克外無親
此公所以入也

祛

國信曰卒曰三宿若宿而至
注曰一宿而五若汝也

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行者甚衆豈

唯刑臣披奄人故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三月

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秦伯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

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

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初

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左其出也

竊藏以逃文公盡用以求納之文公及入求見公

正義云
紀綱也則綱維之紀
紀者別理綱維之紀
云為首領主帥也

直清云秋諸二子進退之系
重於不見于傳蓋亦無前
於國豈可以任事故秋序案
而欲止三子以其為伏也
此為語而文公許之今云諸
其二子則其不召之入可知

蓋懼影友
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
宜吾

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

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

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

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狄人歸季隗于

晉而請其二子子隗子季隗文公妻趙衰生原向屏括

樓嬰原屏樓二子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

隗之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

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

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之卿

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狂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社稷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也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上下相

蒙難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

與處推達言於文公

直清曰以死誰對言既求
而不錄雖死無怨也

五專

欲使推以言達已不求祿也

十九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一年師還

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

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之

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反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弔傷也咸同也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

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

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邲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邲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

召穆公為燕會賦周公所作之常棣之

待也

弟二叔之不咸也直情云直情云

管蔡為最不必言三叔也周公用管蔡之離叛而不同心於其封建親

戚以廣親之文下文猶管蔡者終周之藩屏而意之不必泥也

且管蔡之封宜在武王之時而九將以下之國皆為周公之胤則宜周

公自封也但大專多為周公所封在二叔之後耳蓋二叔既亡失懿親之

輔於是廣封兄弟之國以重王室亦異於後世繼同姓之叛而疑宗

室以前弱之者矣每辨注用馬融說云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

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重王室也二叔管蔡傷其不

和睦而流言作亂故鄭定襄陸賈山皆以為怨管蔡也

縣上在今山西介休

縣有山名介山有介唐

召穆公思而作詩云

云周公之車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

疏考外傳亦以為周公之詩而此獨

中之管昭掌云周王之詩者周公

常棣之歌以親之蓋指儒以此傳

古及遠固未必小為之為是而此傳

注傳姑依本文辭之不為詩序不同

周后王之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

無兄弟也周公使管蔡之失道故作常

召穆公故陸以為而傳畢耳考杜預

而其後周室既衰親之禮廢復倍作

序不同故強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

非亦未以此傳之為是而小序為非也今

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耶

滅

世傳

卷六

世傳

卷六

縣上在今山西介休
縣有山名介山有介唐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也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

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之

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平傷也咸同也

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

滅

召穆公為燕會賦周
公所作之常棣之
詩也

弟二叔之不咸也直情云也為夏殷之叔世也非二叔管蔡也三叔以
管蔡不為最不必言三叔也周公管蔡之離叛而不同心於其封建親
戚以庸親之之以下文猶管蔡者終周之藩屏而言之不必泥也
且管蔡之封宜在武王之時而九將以下之國皆為周公之胤則豈周
公自封哉但大母多為周公所封在二叔之後耳蓋二叔既亡失懿親之
輔於是廣封兄弟之國以尊王室亦異於後世懲同姓之叛而疑宗
室以削弱之者矣按薛居正注用馬融之說云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
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郭象賈逵皆以二叔管蔡傷其不
和睦而流言作亂郭象定義陸賈山皆以為怨于獨主世也

據傳常棣在周公所
召穆公方糾合宗族之時
歌此詩於燕會之席上以
風切宗族則謂之召穆公
作亦無害也

卷二

鄆以承天以履邦

二十

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昭穆公于東都收召
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然華外發不
則強盛而有韡韡以喻兄弟和睦

其四章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雖不和猶宜外
之侵侮扞異族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庸用也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鄭有平

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

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嬖臣申

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二於諸姬為近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拜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

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民未忘

左傳

卷六

亦云杜以召穆公既作常棣詩

親之之意召穆公從而歌之故

言亦云其稱亦字非也言底

以此詩召穆公作今以作與

歌詩設發發矣此上言周

公封建宗室以蕃屏周

故言不獨周公召穆公

之詩亦云其義明矣何

必強索本文所無而說

辨誤云孔疏曰杜杜說前
謂鄭伯尊賢之傳文乎
異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
之賢王當尊之其說為得

扞

左傳

卷六

二十一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末忘禍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大夫周夏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功勞也施者未厭勞則望報也

甚狄固貪林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

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十二年

牟手帶也文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王誓隗氏誓廢頹叔桃

替注同

謂使狄伐鄭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叔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國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

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大叔以隗氏

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華故好聚

鷩冠鷩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

御士將禦

周禮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七十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燕居時之令以其親近王故欲為王御亦冠

直清按詩言小人在位其德不稱其服今左已其氏言服之不稱宜通則子詩之奉義異矣不稱其服於其服不稱也杜以詩奉義解之不子左氏之義合矣地乎天或以以證服之不稱者不倫意者左氏以下服取義天也蓋以冠服今取義不與下服相稱乎天成地乎之美非矣

禮而表之法主人拜其節者而者不答拜以其節表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據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則主人不拜宋為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吊其節諸侯則否

喪身之災也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

伊慙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諱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宋及楚平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鄭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有饗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加厚善鄭

先代能尊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

鄙野也

寵于崇鄙在鄭地汜鄙野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

襄王同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鄭伯與

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我足分共往邢亦仕

左傳卷六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宋

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鮮婦人越竟迎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

遂明一事也子玉稱入從告葬衛文公無冬十有

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稱

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莒元年與魯有怨而文從平之

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未終之卒成公志從未成君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前年許仕者

衛元年衛有孔者蓋是

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

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耻詐

銘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伯為平王使侯伯匡輔周室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

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

兆故曰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

命未改今之周王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下

自常帝兆不謂晉

莫余敢止言邢人畏我
勇莫之敢止也
設又云掖持臂也謂執其
臂投之城外也掖字通
謂臂下脊上為掖尾因
名勢而相生也
按掖挾之也禮至掖國子
以出城外殺之正又誤矣

正義曰公羊傳何以不言
因前生後
禮先君子葬則嗣子
成君
八年盟于洮杜云書地二十
一年魯魯如得曹田此時不
得曹地注誤耳

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享

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二為三公而得位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且是卦也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

晉侯辭秦師而下辭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大叔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

歡疏作勅

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春既

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

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

呼曰蒼葛陽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

秋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楚鬪克

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鬪克申公子儀屈禦

左傳

卷六

此為子析字也

二二五

左傳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秦人過析隈入而縣

二子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

縛與人不許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宵坎血加書偽

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商密人懼

曰秦取析矣滅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

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頓為

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也謀問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

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趙衰為原

大夫狐溱為温大夫狐溱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

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

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晉侯問原

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

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故使處原從披言也

簡小善以進之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盟于向向，苦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鄆，地名，鄆下。夏齊人伐

我北鄙公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公子遂，魯卿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

建平，種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公之號。莒夷

號為稱無諡以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齊師前。

侵我西鄙，討是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

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且使受命于

展禽柳下惠也。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齊敢斥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周之二月，野

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也。大，大也。大帥

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帥，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

三保也

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率循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

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

事周室可以此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

罪責而伐之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

言不得嗣楚位也

疾不得嗣位故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

別封為夔子子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

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

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

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退在己雍本與魯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成之為二十八年

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公不

春秋左傳卷六

公孫又
雍子
張本

